

乡土
记忆

碾麦场

□桑明庆

小满过后,一望无际的田野里,小麦由鹅黄渐染作金黄。暖风拂过,满目麦浪一直铺向天际,一个满载希冀的收割时节如约而至。

五月的风扬开了我多年的记忆,五月的雨润湿了我岁月的思绪。曾记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生产队的时候,每年小满一过,每个生产队都要碾一片到几片打麦场,面积小的三五分地,大的二三分,等麦子收割进场后用来晾晒、碾压、打场、扬场使用。

俗话说:“有了场,心不慌,就等麦子进粮仓。”麦场一般都要选在村外的最高处或者通风口,这样风顺,有利于打场、扬场,还能防止下雨天被水浸泡。

碾场也是有程序的。先是喧场,就是用碾头把选好的场地掘喧。这项农活是一个“人海战役”,需要的劳力多,一般又在早晨完成。先天夜里队长就安排好了人员,张三、李四、王五……十几个甚至二十几个

男女棒劳力参加。

晨曦中,社员们扛着碾头,像出征的战士一样集合来到场地,然后一字儿排开,在生产队长的指挥下开始有序干活。他们将碾头高高举起,上下挥舞,碾头在头顶上划出一道道弧线,且伴有像风吹来“呼呼”的响声。初升的朝阳,将众人的身影拉得修长。那起落的碾头影子似乎要与西边巍峨的太行山连接在了一起。此时,田野里麦香正浓,碾头上下舞动形成的劲风,不断将这缕缕麦香漫卷过来,钻进人们的鼻腔里。女人们边干活边说笑,说着家长里短、田间趣事,说到高兴处时,几个女人会“嘎嘎”大笑,真可谓“三个女人一台戏”啊!这时队长会高声喊道:“好好干活,少说闲话!”

喧场结束后,就是把场。套上枣红马和大黑驴,拉起大木耙,来回均匀耙上几十遭,直至把新晒出的土耙得细如面粉,平坦坦坦为止。开耙前要在木耙上放上一块不大不小的石块,这叫压耙,好使木耙稳重,不上下飘动。如果没有合适的石块,就让

一个半大不小的男孩蹲在木耙上。这种活儿是我们小孩子最喜欢干的,都要抢着去,结果是谁力气大谁就蹲在了木耙上面。

耙好就是碾场。社员们从水井里挑来水,均匀泼洒在刚刚耙好的土面上。泼水也是有讲究的,“会泼的泼一片,不会泼的一条线”。用马勺或者葫芦瓢舀水,然后从怀里往外泼,速度要快,到一定程度时手轻轻一抖,水就形成了一个扇面,均匀地洒在了土面上。这样泼上两三遍,土就彻底润透了。

等润透的土,晾到不湿不干时,就要压场了。在土面上撒上一层麦糠,套上毛驴拉着石碾反复碾压。看管毛驴拉碾可是技术活,要有一个老农来完成。我们小队一般有全海爷爷来负责这项农活。全海爷爷50多岁,瘦高个,皮肤黝黑,长年剃一个光头,满脸皱纹。只见全海爷爷戴一顶破旧的草帽,敞着怀,胸前的肋骨一条条清晰可见,一脸的严肃,脸上的皱纹似乎比平时多了不少且深了一些。他右手牵着驴的缰绳,左手高举着鞭子,嘴里不停地吆喝着:

“嘚嘚、咧咧”,有时还要甩上几鞭子,“啪啪”,清脆的鞭声会传得很远很远,此时的全海爷爷,真像一位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毛驴打着响鼻,拉着石碾不紧不慢地转着,碾轴会发出“吱扭吱扭”的响声。这声音与场边高高的杨树枝头上布谷鸟的“布谷布谷”叫声混在一起,像古老的歌谣一样动听。石碾在歌谣的伴奏下,均匀地转动着,一碾挨着一碾,一碾压着一碾,好像要把日月的年轮和岁月的沧桑都碾压在这石碾之下,农家人把对丰收的希望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都藏在了这麦场之中。等碾压到地面光光平平,硬硬邦邦时,场就碾好了。这时全海爷爷会拖着高音大吼一声:“场碾好啦——”这一声吼叫能将天边的白云震得飘荡起来。麦场碾好了,只等新麦进场。

现在收割机成了收麦的主要工具,一趟过去收、碾、打全部完成,再也不用碾场了。但碾场的过程,特别是那碾轴的“吱扭吱扭”的歌谣,不知给人留下了多少温暖的回忆。

诗颂安阳

安阳市融媒体中心 安阳市作家协会 主办
安阳市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 承办
本栏目投稿邮箱: anyangzuoja@126.com

安阳三章

□三妮

安阳,城池不大
沉淀三千年悠悠过往

这座城以文字为尊
品性质朴,行事低调
一朝文脉发声
便引得举世目光

颀项、帝喾
华夏人文先祖

不曾刻意留名青史
所有吮吸黄河乳汁的中华儿女
始终铭记于心
岁岁未曾淡忘

一曲《满江红》豪情万丈
跨越千年岁月,历尽世事沧桑
无数孩童登台朗诵诵读
心怀敬畏踏入岳飞古庙
虔诚瞻仰先贤风骨

自此深知
岳母刺字的赤诚,精忠报国的信念
“还我河山”的铿锵呐喊
凝作顶天立地的民族气节
浩然气魄撼动天地
护佑山河锦绣,国泰民康

汤阴春景(外一首)

□崔海岭

铁牛的犁铧
闪着父亲老茧的锃亮
一块块黑黝黝的土壤
翻滚着五谷的清香

冰融的汤河水
早已哗啦啦地歌唱
逗弄几处早莺
柳浪里暖树向阳

飘飞的长发
泄露女儿家心事的温婉
轻薄的春衫
花一样到处绽放

一声豫剧的老腔
逗乐懵懂可爱的小儿郎
打几个滚儿
抖落厚重肿胀的冬装

猎猎七彩旌旗
在千年古县的原野高高飘扬
春风已至,迎着旭阳
千群同心,措实实干一场

灯光旖旎的汤河

汤河水揉碎晚星的幽蓝
杨柳岸晚风轻拂,新绿漫延
灯花串起谁家的小调
顺着波纹缓缓滴入耳畔

柳丝儿舞动汤河水色的软
美丽的裙袂扫过阶前的暖
灯影与笑露,同游鱼争艳
春的心事藏在半弯的水天

风柔夜静,夜色正酣
踩着灯影数时光的缓
一声春的呢喃
醉了汤河两岸,烟火人间

沁园春·殷墟

□黄瑞

洹水汤汤,太行巍巍,故邑旧疆。
瞰残垣倾柱,犹存气象;幽陵深穴,自守玄黄。
玄鸟生商,盘庚徙邑,九鼎烟云暗八荒。
凝眸处,有龟纹蚀骨,暗记兴亡。

遙追武丁朝堂,想纣影凌霄,殷妇好妆。
更熔金铸魄,山河为鼎;契文入甲,神鬼成章。
易理初萌,彝伦始叙,薪火千年一脉藏。
长风起,听陶埙裂舞,殷契重光。

诗词
歌赋

仰望国旗

□戚俊超

以军人的名义
以旗杆的姿态
笔直地
伫立于庄严的仪式中

一束束目光
注满深情与炽热
随乐曲徐徐升起
凝望鲜艳的五星红旗

我们把语言淬炼成金
让国歌的雄壮
从心中神圣地穿过
翻涌成心海的波涛

而后,余下的情节
全部归属于仰望
仰望国旗
仰望一部鲜血写就的革命史

这过程,可以将
1949年之前的枪炮声
重新聆听,重新回味
成为我们终生难忘的一课

如今,中国梦的东风
已吹绿神州大地
一个古老民族的尊严
也正在世界的天空下
高高飘扬

丰收在望

□墨江涛

五月的风有多长
回家的路就有多长
走着、走着
就这样一步一步走进村庄
田野是一首交响曲
蝉鸣蛙鼓都在歌唱
混着麦子成熟的声音
和着父老乡亲抚摸
沉甸甸麦穗的声音
伴着麦收渐近的脚步声
侧耳聆听
还有汗水亲吻泥土的声音
今年风调雨顺
丰收在望

五月的麦田
像一望无际的海洋
灌浆饱满的麦穗
翻腾着青黄色的波浪
父辈们站在麦田里
被麦浪簇拥着
笑声朗朗
他们蹲下身子
掌心拂过麦芒
像抚摸襁褓中婴儿
父辈们弯着腰
将自己的身体
融进麦田深处
在垄间点种玉米大豆
也种下丰硕的秋天
父辈的脊梁
扛着天上的太阳
也扛起田野上的希望

本版组稿:杨凌高
投稿邮箱:ayrbfygg@163.com

灯下
漫笔

□程清记

心,是会累的。
年轻人多拼搏奋斗,只要意有所向,就会心有所动,于是奋勇向前,冲锋陷阵,呈现出激昂上进的态势。像不知疲倦的骏马,勇猛向前奔跑,总觉得前方有什么在等着自己——那是实现自身价值的光环,是得以自我成功的荣耀。

可是跑着跑着,就累了。
不是身体的累。身体的累睡一觉就能缓过来,第二天照样生龙活虎。心的累不一样,它像一层薄雾,不知什么时候就漫了上来,裹着你,绕着你,让你看什么都隔了一层。你走路脚步不再轻快了,好像鞋底沾了泥,每一步都沉甸甸的。

于是,需要找到驿站,让心有所释放。驿站的妙处,在于它不要求你永远留下。它只是说:停下来,歇歇脚。你可以回过头看一看,那些深深浅浅的脚印,有些是直的,有些绕了弯。你可以坐下来想一想,前面的路怎么走,最后要走到哪

声声慢·观影《给阿嬷的情书》有怀

□魏延庆

灯疏暗影,
露湿行衣,孤窗斜竹三更。客舍
萧然烟火,汐恨潮平。鱼书缤纷
北向,望天涯、念汝无凭。山穷海
隔,夏虫幽咽,叶诉离声。

休言前盟来
世,温萋暖、千般
爱意相倾。细碎
密缝针线,粥饭
藏情。暹罗断鸿
远去,数归帆晚
系魂萦。南枝街
梦,剪青丝,唤故
名。

心的归宿

里。驿站不是终点,但它让你在奔波的路上,有一口气可以喘,有一盏灯可以望。

人生多驿站,只有到了最后一个站点,实在走不动了,才是心的归宿所在。

有些人,简单明了,务实不奢望,单纯澄洁,心如静水,如春光明媚,黛色嫣然,不染一丝杂质,纯天然而悠远。有些人目标明确,志向高远,信念坚定犹如磐石,勇往直前,势不可挡,栉风沐雨,披荆斩棘,筚路蓝缕,创当世之伟业,建不朽之伟功,成万代之伟名。

有些人,为心所累,有其心无其力,徒劳无功,高不成低不就,好高骛远,一生在路途中奔波,却看不到终点之所在。没有了奋斗的目标,浑浑噩噩,既想名有所成,终又了无所成,心无明向,亦无所归,一世飘零无所寄托。

心安体宁,说到底,心的归宿,不在远方,不在高处,就在一个“安”字。心安了,哪怕是一间小屋、一扇旧窗、一棵老树,也能容下所有的疲惫。心不安,纵有广厦千间、良田万顷,也还是像一片落叶,被风推

着走,不知明日会落在哪里。只要心不安分,就会有困扰,痛苦就会折磨那颗脆弱的心,永久得不到解放,一直走在路上,驿而无归。

心的归宿不是找到了就不再离开的地方,而是你终于明白,不需要再找好了。你坐下来,眼前的阳光正好,风正好,手里的茶不烫不凉。你知道此时此刻,就在这里,你是安然的,是完整的,是不需要再去别处的,这就够了。人生路上,驿站无数,有的热闹,有的冷清,有的让你留恋,有的你转身就想离开,可总有一处,走进进去的时候,心里忽然静了下来,不是因为这地方有多好,而是你终于不急了,你终于愿意停下来,安顿自己,那便是归宿了。

为心找一片树荫,为身搭一个房顶,该是多好的事。这树荫不必多大,能挡住正午的烈日就够了;这房顶不必多高,能遮住夜里的风雨就行了。坐在春光里,守一片宁静心田,无妄无猜,无我无他,任天地悠悠岁月悠悠,任万人悠悠万物悠悠。



荷

□彭学锋

半塘碧玉半塘荷,浅夏风清几翠波。
谁在花前诉心语,悠悠岁月已成歌。

父亲,如蜂一般向阳而行

□徐淑霞

五月的风,掠过田垄,也拂过我家院子里错落的蜂箱。
我总觉得,父亲八十余载的生活,一半,深深种在泥土里,一半,静静酝酿在花香中。

他,是地道的农人。为让家里更殷实,他的双手,从无闲歇。

春耕夏耘,父亲终日弯腰于田间,滚烫的汗珠重重砸进沃土,岁岁年年,催熟一茬又一茬庄稼。

闲暇时光,他是执着的养蜂人,六十余载与蜂为伴,统帅“蜜蜂大军”,辗转四方,追花夺蜜。

夜晚,他编筐、窝篓、打制木器……

就这样,日复一日,以勤耕心,他把曾经的苦日子,一点一点,酿成了生活的甜。

他那双粗粝的手掌,层层老茧,深浅交错,像是岁月赠予他最厚重的勋章。

忘不了,那段刺骨揪心的日子——去年,股骨头坏死如一把钝刀,日复一日啃噬着父亲的双腿,每走一步,都是钻心的痛。他额头渗满冷汗,却依旧咬牙强撑。

后来,他走上手术台,熬过了一场生死难关。伤口尚未痊愈,刚能勉强下床行走,他便拖着虚弱的腿脚,让孙子送他去蜂场……

而今,父亲已是83岁高龄,依旧终日忙碌,不肯清闲。

做儿女的,我们心疼他呀,一次次劝他放下操劳,好好歇歇,安享晚年。

而他只是淡淡一笑,朴素的话语里藏着一生的倔强:“小车不倒只管推!父亲素来寡言,只管默默劳作,像极了勤劳的蜜蜂,不问辛苦,默默奔赴,不求浮华,不问得失,以勤劳酿造人间烟火,以一身风骨扛起全家担当。”

五月清风,致敬耕耘。落笔成文,辞浅情真,以最朴素的笔墨,献上满心敬意,致敬我平凡却坚韧、一生辛劳的父亲!

唯愿时光慢些,再慢些,让他少一分辛劳,多一分安暖。愿余生岁岁无恙,眉眼常带笑意,让泥土里生长的老父亲,被漫长岁月温柔以待。